

國學基本叢書
三 國志附考證
四

書叢本基學國

志 國 三

(四)

撰壽 陳
注之 松裴

行發館書印務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再版

(01644)

學基叢書

三國志

附考證

四冊

每部實價國幣叁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共15.616

撰者

陳壽

注者

裴松之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平

F四七七四

9701
4-4

53
1540-11

三國志

吳志卷一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

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

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卽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

靈帝紀曰：昌以
其父爲越王也。

與其子韶。扇動

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舊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漬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

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

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

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

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

續漢書曰。儁字公偉。

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卽發病而卒。

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

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

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

賈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

封堅爲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

靈帝崩。卓擅朝。

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

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

禮。堅過。殺之。

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殺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

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

無所知。穀窮。追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

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

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

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

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

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殊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

其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堅移屯梁東，大

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

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

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

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

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讎。堅

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

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

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

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

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慧，頗能用人，常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

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爲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

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費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爲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爲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驍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又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

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問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又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彊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廟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臺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著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

訖引軍還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白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爲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喁。喁卽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爲袁術所攻。喁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

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旣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爲朱備所表爲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與

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儻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

未遂。卒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旣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朗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

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

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廩。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術表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

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卽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廩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爲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卽遣將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僞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尙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策爲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雖犬菜

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

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目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盡更置長吏。策

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

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

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

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迫遵前圖。卽事之期。便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爲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叅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

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爲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囊弓戡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虛。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關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彤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隳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曠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

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勳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緡。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同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旣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

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猗黃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岱。告繇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

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黃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卽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黃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趨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溼。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八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勳。

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

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獮

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

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

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

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甲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瞻。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瑣邪子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執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鐸。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生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卽僞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尙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薨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玄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貢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燭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